

秋

風

生路社 文藝叢書之四

秋收

陳瘦石 著

上海新學會社發行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秋 收

實 價 大 洋 七 角

著 者

陳 廋 石

出 版 者

生 路 社

發 行 者

新 學 會 社
上海交通路

1 7, 8, 初 版

謝謝行之先生和摯友祥斌他倆是常

常在期望我勉勵我給我以出版的機

會和勇氣

瘦石

誰是你們的皇帝，誰是你們的生命的主宰者，你們是知道的，貼耳伏首，是你們的處世方法，你們的悲哀呵！深刻的你們的悲哀呵——任叔破屋代序

序

好的文學的產生，完全要感謝時代，而不是個人多麼努力所能得到的。

雖說技術方面，也要賴個人的修養和天才。

現在革命文學，滾到高潮，但這個革命文學之由來，併不是個人或一派所能有意掀起，實在是時代的背景所賜給，所贈與。進一步說，而這種革命文學之產生，並不是中國到了革命的時期了，才產生了這個文學；實在是環境榨出了這種印象，給與文藝的作家，使文藝的作家，為一般民衆寫照，代一般民衆叫喊，而造成一個更澈底的革命局面。

革命文學就廣義的說，我覺得凡是真的文學，好的文學，都是帶有革命性的。我相信真的文學家，總不肯做一時代權力者的御用品，文學家的眼光，是超越現實的，凡不滿意現實，當時的權力而叫喊出來的作品，都是革

序

命文學。換句話說，只是徒作主義的裝飾品，迎合一個學說作片面的宣傳者，或反不是真的革命文學。

所以我以為真的革命文學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：

一、由感情逼真的流露的東西，而沒有攪雜半分的理智，用以為有意的宣傳。

二、從客觀感到真實的羣衆的痛苦，區真的寫出來，並不是個人浪漫的筆淫。

由前一條件說，即是具備文學的實質；否則文學便變做傳單，有什麼意義呢！由後一條件說，即是具備革命的實質；否則文學是個人的發洩品，文學雖是文學，却加不上革命二字。現在就我個人的意見說來，『革命文學，乃是客觀的感到羣衆真實的痛苦，用真情的自然的寫出來。』——如果是有意的做出

來，雖是滿紙手槍炸彈，幹！幹！幹！打倒！打倒！只可算是革命傳單，總不

能說是革命文學。

至於革命文學必須寫羣衆一層，我以爲也儘可不必；因爲文學是有影響性，由一點而可推到其餘，不必儘寫幾多，方算幾多，否則可說是文學的失敗，又何必需要藝術呢？

這是我現時對於革命文學的一點意見，而不盡同於一般唱革命文學者的高調。（要詳細知道現時一般革命文學的論爭，可參看寒樓編革命文學論文集。

上海新學會社出版）

陳瘦石君的小說集

——秋收，裏面所寫的是一貫的農村現狀。他雖沒有有意的做革命文學，可是就我的目光看來，却頗具備革命文學的條件，即是從客觀的感到一般鄉民的痛苦，真情的流露，而濡染到筆端。

掉句話說，陳君若是有意要寫革命文學，或不是真的革命文學，陳君在

序

無意間寫出來，或反是真的了。他雖不是在寫一般羣衆，但是所代表的，却完全是整個的鄉民，這點也恰合文學的好處。

他全集裏所寫的，是整個的中國農民的痛苦，是普遍的被壓迫者的呻吟；於是我又記起來了，真的革命文學，乃是免不了自然主義的色彩，陳君的秋收，乃即是自然主義的描寫，表現全中國農民的痛苦，至於所以能有這個好的作品的產生，却不得不感謝具有這個背景的時代！

全集內容，共計五篇。一．輪船票，二．惠生叔，三．秋收，四．遺棄，五．拔草。這裏是一篇篇活畫出農民被田主壓迫的慘狀，是一幅幅鄉間活動的寫真，並無半句憫語，故意宣傳，真所謂一字一淚，滴墨滴血，無論口吻和情形，全是作家秉着鄉間的實狀，策沾着淚所書寫出來的東西。

輪船票裏的阿根嫂，是一個多麼愿厚的農婦，總究爲着農村生活的可憐，逼迫着她起了動搖之心，但是結局只賺得一回唾罵，爲環境壓迫而死。這篇裏

表現出農村經濟的恐慌和舊家庭婆媳間的不諒解，十分真確。

惠生叔一篇，立局結構都很好。短短的一幕回憶，把惠生叔的困苦艱難，從旁的活寫出來。一面表示鄉村平民找尋生活的苦況，一面表現中國老百姓柔順忠厚的實狀。情意綿綿，更可從言外獲得。

秋收是本集中最精彩的一篇。活寫出田主的高壓，佃農的悲酸，甚至以媳婦被人玩弄，而總於因金錢的壓迫，不敢伸氣。做佃農的不論年成豐稔與荒歉，總是過不得活的；這篇內曾有下列幾句

『……但是，我們呵！我們是一點沒有的人！目下種的全是租田客地，三四個月的辛苦，拖泥帶水，從日出直做到黃昏，熬夠了烈日的熨炙，狂風大雨的吹打，等到穀稻一上場，又成車成担的送給人家，自己留下的，除掉一場哀怨，還有點什麼？荒年的時候，租米的折扣到好輕些，像今年這樣，說不定會十折十扣呢。……松官，我想，我們窮人還是逢

序

着荒年的好，人雖然吃苦點，但一至荒到白地時，鎮上的老爺太太們定也會發發善心，施捨點寒衣薄粥給我們。；——』

你想！這是佃農多麼悲酸的一樁事啊！

其中又有：

『——……仁福默默地無言，兩眼只相着狼籍在地上的穀粒，旁邊有四隻肥碩的雄鷄昂昂然走來，毫不客氣地使勁地啄他的穀粒，他心痛極了，但不敢說話。

……

——噓！噓！噓！……仁福等和生折向裏面去了，才敢做出驅逐的手勢把這幾隻吃饱了的雄鷄趕走了。』

看這一段，即可知道鄉民懼怕資本家壓迫的神情，連他的家畜都不敢得罪一聲。一面固見得目前農民被壓迫的苦痛，一面也足見得作家着眼精細，藝術

手腕的高超。

遺棄，拔草兩篇，也是寫被壓迫者，尤其是農民所受的痛苦。

總之：作者是具着一腔熱血，爲現代青年作家代爲民衆叫喊的一位有心人。文藝細膩婉致，表現入微。作者出身鄉間，描寫的都是一字一淚的農民苦況，確是現代中國文壇上所極難得的作品！

陳瘦石君是我編生路以來所得着的一個神交。他能在兩個月當中，寄來五篇創作，有七八萬字，這樣的努力與上進，確是我個人所欣羨并感到慚愧的。我一面因欣羨而竭力鼓勵他，一面允代爲出版而報答他的努力。

作者的中心思想雖未進至革命高潮，而作品容也有未十分成熟的地方；可是在這樣消沉的文壇上，不可謂不是有極大希望的文農！

乘秋收付印之際，便樂爲寫些拉雜東西，以作介紹，并祝開中國農村小說

序

的一個新紀元！

一九二八，六，二五，胡行之。

書 新 版 出 社 路 生

革命文學論文集

實價八角

最新區街村自治法

定價二角

生路月刊

第一期至
第六期

每期實價一角五分

永久的戀愛
實價五角

黨治問題
實價六角

破屋
實價六角

秋收
實價七角

秋 收 目 次

輪船票.....一

惠生叔.....八五

秋收.....一〇九

遺棄.....一七一

拔草.....二二七

輪船票

老人們相傳的口碑也許是不错的：鴉叫不是好兆。

昨天傍晚，一隻黑得可怕的老鴉躲在村尾樹林裏儘是啞——啞——地亂叫，今晨，紅血的太陽還沒出土時，不平穩的風波果真發生到這孤僻寂靜的山村裏來了。

一間簡陋而上了年紀的茅屋裏，一個老年的婦人向着坐在屋角裏矮凳上的她的兒子問：

「整日整夜的不回來，究竟趕到那裏去的呢？」

她已經這般老了：她那薄薄的嘴唇，因上下兩排牙齒的脫落而向裏面灑着，斑白的頭髮，已如像經霜的蓑草一樣地稀疏而且蓬亂，若不是黑色的兜頭

輪船票

秋 收

布常常貼伏在她的頂上時，她那光禿禿的頭顱，人們也許會當牠是顆擴大了的剝皮的山姑了。她是久經風波的女人，打皺得很深的她的臉皮上，數出她與凶濤惡浪激戰着的傷痕來。在這渺小的山村裏，她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，豐富的閱歷，精明的才幹，更伴着她那老練而動聽的說話，村上的婦人們都看重她，有疑難的事件，總請她來解決，雖然她的家境很窮困，窮困得不能安安穩穩度她的日子。昨天，她得到了女兒病重的消息，一清早就去探望她，直到更深夜半看看女兒的病不致十分的危險，才獨個兒提着燈籠在寒冷的村道上走回家來。到家的時候，她家裏的人們都已睡盡，日間過分的困頓與疲乏，使她倒在床上就發出呼呼的鼻聲；但是不多久，又被小孩的啼哭聲所驚醒了，朦朧中她聽得小孩的啼聲發着沙，分明是有什麼急切的要求，她又聽得哭聲中夾着粗蠢的男子聲：「乖乖，別哭了，娘就回來的。」接着又是一陣模糊不清的怨恨聲。她想：怎麼啦？明兒平時總是安安穩穩地睡着的，怎麼今夜特別的啼哭